

行者笔记

王敦贤散文选

王敦贤 著



作家出版社

行者笔记

王敦贤散文选

王敦贤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者笔记：王敦贤散文选 / 王敦贤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11 (2016.4重印)

ISBN 978-7-5063-8456-8

I. ①行…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2584 号

行者笔记：王敦贤散文选

作 者：王敦贤

责任编辑：雷 容

装帧设计：设兴视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234 千

印 张：18.25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56-8

定 价：2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巴山风情

筏的怀念	3
古楼山记	10
醉卧花丛	15
远去的背二哥	22
怀念幺店子	26
背 篋	31
老荫茶的回味	34
渐波读山	37
银耳的故乡	50
永别了，薅草锣鼓	54
南江桃园漫记	59
桃园，桃源？桃源！	65
如梦如幻中峰洞	69
深山有婵娟	72
十里妩媚响滩河	76
鼎山二记	80
三江水乡	84
白衣访古	88

秀丽出临江	92
流连金家坝	95
楼子三记	99
唱歌的石林	102

履痕处处

昆明情话	107
在杜甫的诗意中行走	110
忆夹江，最忆千佛岩	113
佛宝秘境	115
鼓乐声中马帮来	119
走盐源	130
莫斯科，美丽的街景	137
罗马尼亚作家间的情谊	141
魂牵梦绕金碑茶	145
茶香引我到高阳	151
茶中之兰在云顶	155
我与乌龙茶	160
在“七碗茶”品乌龙	164
买椟弃珠	167

人物故事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171
真实的橄榄树	175
汪曾祺琐忆	182

有一种火叫王火	187
刘忠国	192
于之艾	197
观音会首	204
娥 儿	217
少年炳娃子之死	223
深山人家	227
“处女书系”中最后的一朵玫瑰	231
诗浸文染苗长江	235
难忘米沙	240

短歌长吟

窝棚赋	249
空白纪念册	251
生 命	253
他 们	254
母 爱	255
手的特写	256
心的袒露	257
这过滤了的阳光，我不要	258
幸福，一株奇异的植物	259
蝉的歌	260
乡村铁匠铺	261
生命，应该是美丽的	262
桂林写意	264
泸沽湖秀色	266
海滩拾贝	270

会飞的纸鸢	271
桥 亭	273
珍 珠	275
死 水	276
悲 愤	277
呵，核桃树	278
山溪三题	279
消亡了的路	281
街树简历	282
风呵，我的心永远伴随着你	283

●
巴
山
风
情

筏的怀念

常见到这样的画幅：烟雨迷茫，山影绰约，平静坦阔的江面上，一列竹筏逶迤如带。披蓑衣戴雨笠儿的放筏人竹篙轻扬，把一种柔润的悠然不尽之情从画面上挥洒下来……或者，阳光明丽，峰峦奇峭，山间小河，喷珠溅玉。小小木筏，从大山拐角处冲撞而出，健壮的山姑赤足横站其上，山风拂乱秀发，红朴朴的脸膛，因汗水的浸润，泛出一层彩釉样的光泽……

韵味如江南丝弦的竹筏，灵动如山野短笛的木筏，给人以缠绵不尽的诗情，露珠般莹洁的清新，无疑都是极美的。然而，我深深怀念着的却是另外一种筏。那是黄钟大吕般气势恢宏的筏，那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筏！多少年来，这幅放筏图一直张挂在我的心中，引领我闯荡礁石遍布、奇谲多变的人生，使我在得意时不忘前路，畏缩时鼓起勇气，困厄中挺直胸脯。在软弱时刚强，从屈辱中奋起，在卑微中傲岸……

我的童年在川北南江县一个小场镇度过。经由县城而来的南江河与大河口（是一个场镇的名称，其实河并不大）蜿蜒而出的一条小河在上场口交汇，这便成了这场镇的地名——下两河口。（南江河上游还有一个上两河口）下场头有一棵硕大、苍迈的黄桷树，几十级石梯从树下延伸向一片坦阔的河坝。就在那棵枝叶繁复的黄桷树

下，多少次，我看见放筏人把难以数计的木料扎成一张张巨大的筏，然后，夏秋洪水暴涨时，目送这巨大的木筏在人们的惊叹声中如脱缰之马，向着不可见、不可知的远方飞驰而去。

我没有考察过这种放筏的历史，只听说由来已久。而且，就在五十年代公路已修通之后，这种行业也还着实兴盛了好些年。那时候，每到桃花水发，下两河口那棵黄桷树下的河面上便拦起一根“保子”，把从南江河上游陆续放来的漂木收到一起，然后便开始扎筏子了。这种筏子，规模极大，一般由百多立方米木材扎成。最大的，竟达二百立方米以上（这相当于六、七十辆汽车的载运量了）。筏工们先用纤藤和撬棍把一根根木料极牢固地绑扎成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其上，再用木板搭成三个略高于筏面的平台。前边的一个叫做“梢台”，台上竖有一根粗大的木桩，放筏人叫它“王爷桩”，掌握方向的前梢条就绑扎在这桩上。后边的平台上照样绑扎有一根后梢条。中间的平台是营房；——一个用木棒和谷草搭起的“人”字形草棚。放筏时，十来个水手做饭、睡觉都在里面。

筏子扎好之后，就“等水”了，——等连续暴雨之后的洪江大水。洪水正在上涨时不行，因为水势尚不明朗；开始消退了也不行，放不多远，水势减弱，滩浅河窄，筏子会搁浅。最佳时刻是，洪水涨到一定的水位，稳定下来之后，将消未消之时。尤其在闯滩时，驾长必须准确、迅速地找准“燕子口”使梢。放这种大型木筏，最关键的人物是掌握前梢条的前驾长。谙熟沿途水文，经验极为丰富的老水手方能充当此任。掌握后梢条的叫做“后驾长”，任务只是配合前驾长行动。成败集于前驾长一身，这就自然形成了驾长负责制。扎筏子之前，先由驾长同当地木材公司签定合同，然后再由驾长“组阁”，招募后驾长和水手。

航线很长。从下两河口出发，过巴河，经渠江，进入嘉陵江。沿途经过的口岸计有巴中、曾口、平昌、三汇、合川，终点是当时川内最大的木材集散地——重庆。那时候，在下两河口人们的心目

中，重庆是遥远得如海外仙山的大都市。有幸亲历那都市繁华的人，回到小街后，自然被乡人刮目相看。或许，这也是当时下两河口的年轻人能以上筏子当水手为荣的原因之一吧？水手们经历了那么多险滩恶浪和长长的水上漂流之后，在重庆领到丰厚的报酬，也会尽情地游玩几天——逛大街、看轮船、下馆子、转商店。而其中最高的享受，则要算看堂子戏了。下两河口的人，喜好川剧成癖。除了经常性地凑份子延请外地剧团来演出外，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专唱川剧的“俱乐部”，义务性地不时公开演出。那时候，乡下人要看戏，一般都在敞坝子里搭一个临时舞台，这叫做“野台子”。下两河口这个古老的场镇，条件算好的了，也只有一个很高的“万年台子”。剧场呢，是“开放型”的，全无遮拦。观众自带板凳，看戏时伸颈仰望，作长颈鹿状。而重庆这个大城市里，尽都是正规剧场，（这便是“堂子”）进场后，自有带靠背的坐椅，舞台也不那么高，平视即可。这对于下两河口的川戏迷，无异身临仙境。而听到台上那些演员们或洪亮如铜钟，或娇颤如莺啼的唱腔，那真犹如醍醐灌顶了。如果有幸看到金震雷、高幕莲、陈淡然这样的名角登台，则更会惊喜异常，觉得不枉此生了。因此，放筏子到了重庆，无论如何，“堂子戏”一定是要看上几场的。除了欣赏，还有学习任务，——把这些大演员的戏记上几招几式，然后带回到家乡的万年台子上去，让无缘到大城市的乡邻们观赏。

水手们在重庆盘桓几天之后，给妻子或相好的女人买上一瓶雪花膏，给老人和细娃儿扯几截阴丹布或细洋布，再带些乡场上难以见到的糖果蜜饯，便登起草鞋踏上归途了。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水手们每次到了重庆，领到报酬之后，都要自认股子，凑在一起为家乡的俱乐部添置几样戏装或是一拨响器（锣鼓）。这些水手通达得很，在他们看来，能够把筏子顺利地放到目的地，已经是一件幸事。虽则经历了些险滩恶浪，在筏子上连续喝了几天混水，吃了好几天咸菜下干饭，但在这大城市里，看了些没看过的，吃了些没吃过的，

(更何况还欣赏到了那美妙的堂子戏呢!)这已经足够补偿了。钱财,他们倒是看得很轻的。买几件川戏行头,回去让大家饱饱眼福,也算是答谢乡邻吧!因此,尽都舍得出线。下两河口俱乐部里,但凡像样的川戏行头,几乎都是放筏子的水手们这样一次次添置起来的。

放筏,一般都在白天,天黑时便找一个窝口停靠下来。也有放夜筏子的,那就全靠驾长的技术高超了。敢于放夜筏子的驾长,下两河口就有好几个。有时候,一伙喜好川戏的水手,事先约好,同登一张筏子。开筏前,营房里除放进米面衣物之外,还加进一拨川剧锣鼓。筏子过了陡滩密布的巴河,水势凶险的渠江,进入嘉陵江后,江面愈次开阔,水流渐渐平缓,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晴朗。入夜,月白风清。此时已勿需驾长掌舵,只需后驾长轻扳梢条,任其顺水漂流。这时候,劲促的川戏锣鼓骤然惊破夜的寂静,锣鼓刚罢,响起鼓板。接着,是高亢、浑圆的唱腔在江面上荡漾开去。《五台会兄》、《尚书问婿》、《营门斩子》等折子戏就这样一折一折地唱下去。那是何等奇妙的情景哟:流动的水上舞台,深夜不寐的演唱者,听众呢,是滚滚不息的江涛,是两岸无尽的山峰,是满天灿烂的星斗。何等诗意的场景、何等旷达、何等豪壮、何等热爱生活的放筏人哟!

筏子,浸透了下两河口人们的生活。放筏人的部分专用术语,已经转化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如像问年轻人找到对象没有,问话会是:“找到连手(儿)没有?”某个女人忍受不了烈火般的爱情煎熬,毅然跟心上人弃家出走了。人们发布这条街头新闻时,用的语言是:“××跟××放了筏子!”

曾有过这样的事:下雨天,一伙水手聚集在上场头的一家酒馆里等水。等得无聊,便有人以一只卤鸡和一瓶酒打赌。赌什么?光着身子从上街走到下街。不料当即便有一个水手把胸膛一拍:“摆起!”提出打赌的人倒也爽快,马上把一只油亮亮的卤鸡和一瓶泸州二曲摆到了桌子正中。那应“赌”的水手默不作声地端起桌上的酒

碗喝下一大口，闪身进了内堂。喧闹声倏然停止，一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尽管推船放筏子的手水光着下半身操挠扳舵本是常事，但那毕竟是在水上。在这众目睽睽的大街上，他真敢撒野？大家正困惑着的时候，“砰！”内堂门打开了。那水手果真脱得一丝不挂，只见他把衣服捂住羞处，顺手从屋角抓起一根拦爪（一根长长的斑竹竿，头上装有铁制的抓钉，专用来抓水上的漂木和筏子的），一个箭步冲出门去，用极惊惶的声音沿街高喊：“筏子跑罗！筏子跑罗！——”这喊声惊动满街的居民，纷纷站在屋檐下，用担心和焦虑的目光望着雨中的他和跟在他后面飞跑的水手们，全无责难之意。（截住冲跑了的筏子，那是如救火一般紧急的事啊！）至于水手们如何从下场口那棵黄桷树下先后钻进并未被冲跑的筏子的营房里捧腹大笑，折服于那个精赤条条的水手的机智，而那个水手如何以英雄的姿势踞于上首，慷慨地请大家分享战利品的情景，街民们自然就无从见到了。

这当然是一个恶作剧。但也说明了那一张张大筏子同下两河口的居民们心理上的联系。

下两河口每年都要放出好几挂大筏子。间或，也有失事的时候。那便是筏子触礁散架。但由于水手们水性都极好，筏子散架之际，抱着一根木料漂流，便可保性命无虞。我在下两河口住了好几年，只知有筏子失事，还从未听说过有水手罹难。最使我佩服的是，筏子失事后的水手们衣衫褴褛、不名一文地徒步回到家乡，却毫不沮丧。逢有街邻慰问，只嘻嘻一笑：“莫啥，二回又来。”果然，下一张筏子招募水手时，他们又尽都应募了！难堪的是驾长。不在于经济损失，经济损失并不大的。每根木料上都有木材公司的戳记，沿河两岸又都有捞料的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国家的木料，打捞上岸之后，都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在旁边立上一个“××打捞”的标记，等着水消之后，国家的人来收取。国家的人来了，按立方付给一点打捞费就行。——驾长看重的是名声。放垮一张筏子，名声也就垮

下去了一大截，而且，带累了水手拿不到报酬，那自责的滋味也是很不好受的。一个驾长，要是连续放垮了几张筏子，那么，无需上头下文件，也无需人劝退，他便不再“组阁”了。如果还没有厌倦水上生活，他会退居二线，到其他驾长的筏子上去当后驾长。

最激动人心的是筏子即将开发的时刻了。当驾长向水手们发出了“上筏子”的指令，忙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便漫满了宁静、安闲的小街。一个个披蓑衣、拦爪的水手脚步匆匆，穿街而过。有的忙着称叶子烟，有的经过草鞋摊子时，说声“回来给钱！”提起一砣草鞋就走。有的远远朝着烧腊摊喊道：“十个猪耳朵，二十搭豆腐干！”丢去一张伍元大票和一句“回来算帐！”从摊主手中接过油纸包便走……逢到这种时候，人们便知道筏子就要启航了。于是，倾街出动，尽都朝下场口涌动，站在黄桷树下，屏息观看那动人心弦的一幕。

那是何等振奋人心的场景哟：

清澈、文静的河流不见了，岸边那些熟悉的沙滩、灌木、巨石不见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洪波叠连、惊涛滚滚的陌生的大河！

咿咿呀呀的渡船不见了，轻巧如燕的打渔船不见了，寄托闲情的垂钓者不见了，一切在平静中讨生活的都避易远退了。

洪涛汹涌的大河发出持续不断的吼声。这吼声低沉、蛮野，把风声、雨声一概给压了下去，吞了下去。

偶尔，一根孤零零的木料，一堆互相纠结的柴草在水面浮游，但在强大凌厉的气势下，是那般无可奈何。一会儿在波峰间蹉跌，一会儿在漩涡中沉没……

筏子，被牢牢拴住的筏子，像听到鼓角之声的战马，把手臂粗的纤藤绷得弓弦一般的紧直。它是那么急不可耐地要腾跃，要冲刺，要飞奔啊！

放筏人跳上筏子了。行李放进营房之后，七、八个水手一字儿

在梢台上排开。驾长，则与众水手相对，站在梢条的另一边。一切准备就绪，驾长望空发出一声高亢、悠长的叫喊：“开筏子啰——”留在岸上的一名水手，听见这一声号令，便腾地跃起，高举手中利斧，“澎”地砍断牢系着筏子的纤藤，随即泅水登上筏子。这时候，驾长吼一声：“连手（儿）——”迅速地把水中的梢条压起来，稳稳“喂”给对面的水手。众水手齐声呐喊：“抬——”用肩膀接过梢条，使足力气，脚步一致抬给驾长。驾长又将梢条压起来，“喂”过去。这样几个回合之后，巨大的木筏便进入中流，在惊涛骇浪的簇拥下，飞奔向前而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每看到一次这样的场景，我幼小的心灵便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

如今，这样的场景已不复再见了。随着森林面积的缩小和陆上交通的发展，筏子，在下两河口早已绝灭了踪迹。当年的放筏人不少已经作古，余下的也都渐渐老去。但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忘不了放筏人的豪爽举止，忘不了他们驾着筏子闯滩斗浪的雄姿，忘不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优美情怀。我常想，如果我是画家，我定会用浓墨重彩画出开筏时那壮美的场面；如果我是雕塑家，我定会用狂放的刀法，塑出一组放筏人特有的形象。可惜我既不会作画，也不会雕塑，我只能用以上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回忆，对他们的怀念。

古楼山记

一辆车载一行人逃离盛夏溽暑中的巴州城，过后河桥向南急驶。枣儿垭、石门乡、凌云乡一晃而过。当汽车离开大路，向东拐进一条洁净无尘的沥青路时，车上有人惊呼：我们被淹没了！是呵，被淹没了，顷刻之间整车人便淹没在一大片蓝色的松林中，淹没在山花野草的清芬里，淹没在没有尘土、没有喧嚣、没有烟火的如水的宁静中了。车中的空调关闭了，车窗最大限度地敞开来，沁凉的松风和清脆的鸟鸣填满了整个车厢。一个个昏沉沉的头脑冰雪般清醒了；一颗颗烦躁不安的心止水般静定了。车在松林里左盘右旋地上行，约四公里，迎面一座古旧的石寨门兀现眼前，车驶进高大的寨门，在一个柳杉环立的院坝中停了下来，方知这不是山寨而是山庄——古楼山庄。

通、南、巴、平四县，夏日凉爽的地方不少，植被茂密、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更不少，但从市廛里出来，仅半小时便能登上海拔一千二百米的山峰，恐怕除古楼山外便很难找到了。

山庄不大，两幢接待客人的主建筑呈曲尺形矗立在院坝尽头。院坝里摆着一张方桌，坐在带松脂香味的凉风里品饮用古楼山泉冲泡的南江金碑茶，真乃人生一大乐事。正历数进入古楼山的“不亦快哉”，身后突然响起了“哗哗”水声，掉头一望，一直沉寂的一堵